

黃石齋先生文集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壻

記

烈皇名對記

愚曰烈皇是日方知巨亂之將至必欲得一救時之士如臯伊者而用之但未能知人如舜湯小人之日以進而君子日以退以不知人遂亾天下哀哉是年災異四月則焚惑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

則焚惑退行尾一度入心不獨四月大雪五月金星畫見者五十日已也一時言者咸謂應在楊嗣昌陳新甲之方且大用子與劉宗周鄭三俊之先後罷歸終烈皇之世溫薛周蔡張魏楊陳相繼爲政子與劉鄭焉能一日安於朝故是日中極殿殿言曰教時在知人今日舍知人更無救時之法矣

崇禎十有一年夏六月十有八日中上御中極殿宣召羣臣自六卿至詹翰坊局暨諸卿寺凡四十人暨環衛省臺官班定叩頭畢以次入殿中宣諭上言災異頻仍比年爲甚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山西又以四月大雪凍死人畜是何所致而然今民貧已極流寇未平蠲畱數多徵輸不給勦賊則限期已過寬假則法令不行又人少擔當事多推誘囂尤易起直枉難分其欺罔好利分畛忘公者比比而

然間有清操之臣又傲物遂非用之則恐誤事機不用則
又可惜要與諸臣商之諸臣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
以對諸臣叩頭畢就左班柱下立各五人序對尚書奏職
名畢始更端奏事已趣去上傳奏職名卽奏事凡三班諸
亞卿盡臣爲詹少與屈可伸黃錦及僉院徐鑛太常朱國
棟爲第四班臣念宣諭憂勤諸談選將練兵汰兵清餉合
勦爲撫先內後外者種種碩畫皆在章疏爛不勝陳唯以
清操之臣傲物遂非忠不可用爲人才消長主德成就第
一關鍵于是臣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實只在知人今
日舍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矣古僞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人都言天只是虛公不知天以清明爲體以虛公爲用
清而後明明而後公天氣不清卽日月無以見其明猶人
心不清卽耳目無以成其功所以夫子說知人愛人旣不
知人如何愛得人凡天以愛人爲體以知人爲用人主以
愛人爲體宰相以知人爲用當堯湯時七旱九潦別無消
弭之方只是用一臯陶用一伊尹便是天下歸仁兩人學
問皆從清入手古人亦說清任和有此清纔成得任和若
無此清何處成得任和所以孔子說知仁勇司馬光說仁
明武此智字明字卽是清的意思勇字武字卽是任的意
思如此纔成箇仁纔仁得天下古人知言知人之法皆出

于此所以說我昔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決無有舍清明別
求治平之法者臣所見止此不敢多陳遂叩頭訖同官屈
可伸黃錦及徐鑛朱國棟各奏事畢正俯伏間上召問臣
云黃道周此章書聞所未聞却有可商量處朕所云清者
乃學者造道之基古所云清任和者乃聖人完德之局如
何一槩說太殿中諸臣皆肅然悚聽知聖學淵微非小臣
所及道周造次不知領受說清爲天地生人之本人受于
天者旣清又加心學問雖尋常人可造于聖賢之域人習
染不清又不肯學問雖經聖人成就亦做一事業不成譬
如天地不清風雨亦不能和四時亦不能平日月亦無以

爲光上見道周亦未甚領畧却云不是清亦是美德必智
仁勇合乃是聖賢學問道周于此聽未分明又云聖人與
天合德得于天者全所以首出庶物五德全備臣子勉強
學問得于天者不全或清修自好亦可不玷名位免于曠
瘠譬如臯陶九德咸備亦有得其六德者以爲諧侯得其
三德者以爲大夫如何皆得九德咸備臣學問疎淺非敢
以一偏之學皆可造于聖賢實不敢以完備之局求多于
臣席上天顏益和謂道周曰誤聽矣只是泛論人才不爲
諸臣而發又云起來道周始同諸臣叩頭而興是後又四
班各奏職名敷陳畢卽過兩柱下序立上傳賜諸瓜果諸

臣始出殿門內謝恩尋趨西成閣西廊中使已捧策題至御筆琳瑯可四五百字如天語所宣而條款詳悉誦之始啓聾瞶傳錄之下日已就晡援筆立書牽于文義友不得騁緬憶咫尺之下衡管所窺昭回炯然蓋自三代而下玄成馬周粗引仁義未及造道之方正叔溫公畧談道德未究淵源之極陸贄多陳而不精伯淳引端而未竟求其親睹堯舜預聞性道者蓋亦寡矣至于諸儒生質旣殊入門各別或云居敬爲本或云主靜爲宗或云養和以守中或云致知以格物惟我聖主確以清爲造道之基仁爲完德之局得天之至先後而不違體性之全古今而合節見而

知之聞而知之于斯爲盛精而思之畧而行之百世可師
臣又何幸親與颺言以是敏德光被四表昭格玄穹巍巍
蕩蕩臣又何能名焉

鄴山講儀記

思曰蓋癸未三近堂時所作黃子初與朱美之陳
臥子諸門人講業大滌書院于時學者猶未遑于
禮樂又三年與榕壇諸門人講業紫陽書院輒時
時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戒學者不十年而漳上
諸生皆悠然有禮樂之思一日會四方問業者三
百八十四人于鄴山之下以講以習一時蓋彬彬
焉浦中諸生亦時有東臯明
誠堂之會講儀蓋取諸鄴山

凡講堂賓客謁聖後

思曰在浙中大滌山時猶未有神堂
賓客惟過洞霄宮謁朱子在漳上紫

陽山時亦未有神堂賓客至榕壇者先過壇西謁朱子廟
下後在江東門人始築神堂于鄴山之左所謂與善堂列

先聖賢見聞知之圖于堂上有賓客必謁焉或講監或講史肅容而入致恭久之典客二人引客入于講堂所謂樂

性堂也

坐定鳴鼓三通誓衆左監升壇高聲唱言在位莫喧

敬聽誓言右史升壇遂讀誓曰皇皇上天列聖在茲父師兄長悉照臨女凡我同儕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其有爲謀不忠與交不信習異端以害正道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入不孝出不弟傲侮兄長慢游是好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便辟善柔驕諂佚樂託文章以敗善類者不在此位也其有放利而行爲陽鱗以希攀援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侮人之惡以訐爲直居下流而訕上者不在此位也其有踰閑越簡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凌侮癯寡取非

其有好興訟以扞文網者不在此位也凡此七條不在此位在此位者咸滌爾心正爾志有失相規有過相儆毋爲面諛而有後言皇天列聖父師兄長實照臨之母爽爾德毋貳爾心左監高聲又唱言曰誓言在茲敬而聽之磬一聲降就位賓主獻酬歌詩禮畢將奏樂左監出誦抑之七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右史出誦賓筵之末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知不醉友恥或勿從謂無俾太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誦

畢鳴鼓金奏唱禮畢主人送賓

鄴山書院記

凡二十章

思曰蓋文明書院也是山亦名焦桐山蓋乙亥卜築時或云是山惜殘山矣門人笑曰殘乃爨下之焦桐黃子聞之遂名焦桐山云矣未卜築時或云是山惜但山之骨矣門人笑曰其骨似鄴侯黃子聞之故復鄴山之三堂初築三近堂于中峽門臨黃子之釣臺蓋明瀾門也今爲黃子廟次築鄴山神堂于峽北曰與善堂以棲先聖賢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次築鄴山講堂於峽南曰樂性堂爲鼓篋者之所休門瞰大江蓋敬恕爲宗門也出門則見諸翁矣丙戌年春三月黃子殉節訃至乃詔諡忠烈贈太師文明伯凡講學之所皆賜表文明書院

鄴山者我漳良岳之陰北谿迸流將滙于江東長橋束之步皐宛蜒領衍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

骨總出若或爲之莫知其然舊稱蓬萊峽

思曰峽內數里有蓬萊峯其下

北谿之水出焉古漳州記所謂蓬萊渡也

里人名之曰石僊石仙者指其蛻峙

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仙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拄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自石仙遞西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踣蹙秀縣流蘇間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嘗若有所失計諸丈未出山時皆覆履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

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猶然渾沌也嗚呼信渾
沌吾安能從爾游乎余足迹窄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
九華皆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甌浮丘
縣厓曲房視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緇黃兩家分割其
下獨諸文蕭然遵養藏固自處鷓鴣貺予以逍遙嚮余癸
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果洪尊光曰吾黨之欲營茲山癸酉乙亥凡兩不果所不能已者只爲諸翁數片石耳癸酉秋榜與張勗之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有石真堪老無家衆所知乙亥秋榜與呂而遠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何當奇石出頓使野夫知門人始知黃子之愛諸翁也不至十年竟兩卜築茲山而
不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尋茲山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余
乃扶筇上下點定其事時猶病也目涉足瞬曾不數步霍

然病已爰述其途徑竅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礚礚得命意匠焉

凡適鄴山從南谿僦舟襍被罍榼駝以清流不二十里抵涿河乘潮上不五六里望江東猶下裳之循衣帶其于若耶適山陰棹數畧相當

從陸來者出萬松關可十里至虎渡西望長松怒若擁二叟騎屋脊下數行人者此峽口之旂旌也見旂旌知其內有棲靈矣

過橋西籬落出旂旌下南麾虹梁東對仰湖巖谿從北來至是渟澗吞吐江湖囊括諸槩俯見鱗帆如翔魚鬣舟適

鄴山者從厓上招之波壑皆諾然猶未見諸翁也半里許垂麓西澗之水出焉過一小橋得平疇百畝甚宜稻緣坻行半里許遂抵南麓蓋外庭之阿于是再卷矣出卷上瞰江渚巨石嶽嵒迴顧豁然如大石廡盛夏午陰猶可以憩得長松青梧十數導之如南天門接于平地從石廡北行有街四五十步夾丹石壁下走平疇是宜修竹從此望見諸翁矣

見諸翁跨平疇又可百畝泝坻從之夾以槐柳其道可騁趨出翁下喜得促至且至有泉遶之漚而爲潭深不可測下與谿通未可徑涉緣山有微徑紆二百步出翁右膺來

潭上顧翁影搖搖潭中碧色四環不見谿門迴顧我我頂
髻成羣若伸鳥爪欲搔人背云是巨靈濯纓從此遂與翁
親

初接數翁參立顏行點首轉睛時舉右袂可十七八丈間
離尺許窈窕欲語

息爲初臺間四五丈與後隊聯可設兩筵三翁卓然爲前
者屏爲後者旌左拔一劍三百餘尺晉圍尊觚上下適均
炙柱縣繩乃知其平

從縫中行適于中臺則是屏旌森羅五峯圍手接膊置人
于膝斷紋出雲松生其間中列三筵猶自淖然植劍懸琴

皆在其前約西北面以伺講舍旁出掖門可窺平田仰視
領頤欲與斗連中臺縫不可上拾級而下左旋窅然爲兩
懸雷其一髀也紫石盤窪句股百尺下生長松其末一握
可下兩榻稍進三十步雷高二百尺奄中狹底西北井谷
之所射也

井谷射前拾級而登是爲後臺羣真之房有几有牀以置
三筵羸于中臺西南水竇馮牖臨廁可二百尺從石牀上
或緣左磴可躡諸翁背及中丈人之肩下瞰中臺如青鸞
跂坐於臂鞬客對其上尚可一榻旁置標榼左望大峯作
紫霞駮朱旗絳旛爛然天半退臥房下目奪魂搖良久乃

安是空梧桂芳蘭側生間發潮來燈青仰笑明月

凡諸丈人或離或合雖十四五左右因倚常如十百不可測識置是一壑稍躡大峯之麓卽前井谷紫霄北面鑿磴數十值小平臺南面視之則諸翁次第約畧可數矣

從小平臺度石坳曲屈梯攀可百餘步頂踵猿接爲大石梁梁廣百尺如香象鼻從此躡之抵紫霞殿石砌甍徑時生蕙香左上一臺方廣十餘尺立一屏風畧與之等丹碧爛然如出汾鼎朱旗絳旛擁其後方其左垂麓尚有二老負真烝從臺趨下欲講農圃坐于晦野

前臨象鼻俯地二百尺見諸丈人差立于前垂囊佩魚有

所哦囑名之曰選真臺

從選真臺西躡紫霞殿若騎列缺出于電末自選真臺至
列缺皆空檜柏稍就行列微風扇之以當塵尾甫過缺也

自小磴西上爲白榆洞面俯層厓容兩蒲團上通星辰日思

黃子記是山時三洞皆未鑿獨白榆洞已有其名在芙蓉
峽上然未鑿故僅容兩蒲團耳今鑿爲曲折三門其頂皆
盤竊文游人或呼爲黃龍洞今亦以黃巖稱其壁炳蔚如
植虎豹東門出列缺臨紫霞殿南門俯見諸翁庭有石灑
遍于洞藹俯而瞰之諸翁遷于階下十丈之髻一一可
齒也今諸洞廢唯白榆洞最近人游屨相接徧無恙從

白榆洞右盤東嚮立大峯之髑廁視石澗兩壁走削爲美

芙峽

峽南峭壁空函石閣雜樹滃然中列牀几去地百尺峽北

盤石如龍垂胡胡上可坐十數人從此紆下爲採芝徑採芝徑亦峽也中峯潤水之所瀉也

從採芝徑下可抵講舍南睇諸翁絳旛掩之但見三峯冠

纓嶷然不見嗟峨東面仰湖山

福永曰魏習字德公常爲榕壇都講以文行著丙戌

後遂講農圃家于此山日夕必扁舟過大江獨守鄴山講舍者六年

戢翼廻棹如師子屏之

擁戴勝摩其甬隧上見重屋自諸翁之庭考正于此此其

堂皇矣

從採芝徑上石齧樹齧蜿蜒昂低出講堂

思曰蓋樂性堂也

背爲

燕來斜斜過百步北瞰丹砂嶂丹砂嶂削壁也縣絕以梯

從流蘇芴下下過菽蘭晚晚三畝畝下西望石磴壘壘南

支展旗下掩江門是則不見諸峯矣見一旛竿貫于嶂端如斗南星

從蕤蘭峴西上石壁蒼白不作丹砂色下瞰百仞壁上微

徑不施鉤欄可緣壁行抵二石樓思曰黃子記是山後始鑿

蘭谷洞于石樓之下皆記所未及游人今俱以黃巖偈久鑿一鳥道在石樓之壁黃子常書鳥道不絕風雲通于壁

上蓋微徑也人莫敢行唯黃子日夕往常一日折杖遺履

可二丈許有堂有房左右皆窳窳可通蘭谷洞形如刻瓜

環可二丈許西南出小門可上逃兩巖人以間于鳥道多

也今石樓崩壁上微徑無復尋者孫登魏騫之所垂涎也

石樓而下有三成臺端好底平左右夾輔宛然如一右顧

丹嶂別出圭洞可十數步通南講堂自是以西別爲奧區

三成臺左帶隆阜陂陁至于江步中闢小坳面三石闕爲

小蘭若

福永曰小蘭若者黃子初欲容一老衲于此以守

也山無四鄰去人甚遠不十年此地當大亂吾黨安有
一人能獨守空山乎魏德公請曰習雖不敏願守是山門
人乃構數椽于此爲山阿小隱不復言小蘭若矣黃子殉
節後德公遂隱于農圃之間以守是山六年而不衰一日
兵至如雨可數百艘集于江令于軍中日敢有近鄰山者
灰然而隔江兵已入德公家德公負其老父以出四面皆
兵無所復之一家可三十人俱入漳陷于圍中數月俱餓
且歎吾黨哀之德公去後是山無復有人不十年三堂遂
爲空山至今

禾黍方離離

從是西望兩峯平頂若結幔

惟中不勝風微

中峽之頂有臺九成每高九尺梯梯齒齒直造巔末中峽

之中爲靈喜壇方廣三四丈前對柘谿兩峯交揖江水環之上下安瀾中峽之下有蒼石屏方廣七八步周中繩墨

如人所築畫麒麟壁壁前平坦可八九丈諸子所爲中堂

思曰蓋三近堂也庚寅九月望黃子旅觀至鄴山門人乃于中堂治棗三日然後發引送棗歸石養今遂爲黃子祠

矣也壁左石屋有廊有圮上與壇直下至江渚磐石漸流

與潮高下坐而垂釣多得江魚思曰蓋釣磯也潮來時有聲門人謂之浮鐘或謂之

游磬

中峽之左背負百仞前臨北渚左臂欲抱下有關鑰中間

敞平倍于壁前是築神堂思曰蓋與善堂也爲晦翁安卿直卿文

山剩夫白石鶴峯諸賢之所游稅諸賢足迹或未經此其

或經此畱連低回皆不可知

洪尊光曰安卿陳北谿淳也直卿黃勉齋餘也文山文信

國天祥也剽夫陳布衣真晟也白石林大夫魁也鶴峯蔡處士烈也神堂既落黃子安先聖先師見聞知之圓于神

堂內楹而顏曾之見而知之周程之聞而知之已皆在圖

內乃別祀朱子于神堂前楹一日會門人諸翁下議所以

從朱子者門人皆以安卿直卿東湖剽夫白石鶴峯對余

獨執鄒山記以請謂白石鶴峯之游稅未必能畱連低回

于文山岌別祀文山于山阿小築以白石鶴峯及東谿翠

渠仲先汰沃從文山之岌爲仁爲義不可不祀黃子以爲

起余惜畱都之召亟未遑禮樂

神堂以西一峯卓筆突于左腕巡腕上下皆宐亭宐松宐

梧出左腕十數步有魁阜八九尺石巉臨渚爲北釣臺北

釣臺名也以引魚璜不如壁前北釣臺而下有石池十數步深不如諸翁之跣然墊石盤

可以洗硯可以濯甕稍西十數步有自然臺上下如簞背
枕雕几可坐十百人方幅齒齟整于姑蘇之坐臺後歸然
重簷垂屨諸峯環之宵窪復碧又有平疇十百畝與諸翁
之跗埒先後勾牙廣狹量平西望溪蒨不可窮際然中峽
以左峯臺之觀亦盡于此

凡自丹嶂而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郎之
意取其精者可使歌舞自丹嶂以北皆以臺勝臺雖不多
然皆有幔亭天游之意取其精者可十日坐臥自有漳以
來千夫所指以爲是殘闕棄置者而余取之以爲是鱗羽
所宗真靈所都諸君子亦怡然無間吾言諸君子亦阿好

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患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于小成
以余所游天下名山東嶽太行徂徠嶧陽穹窿縹緲廬阜
黃海烏龍天目天台九華栝蒼羅浮皆極天下奇勝然而
游不能再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逞倦則舍之及其老也
乃以是殘丘剩壑爲可以當齊山白嶽玉甌浮丘之盛稍
推廣之至于武夷雁宕未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執須亢
爲回賜躋丘陵于日月者不少矣然而游可再涉居可再
宿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土之心乎不然何箕帚
之貴也

鄴山自設漳郡以來未有物色之者山川之靈待公
而顯序次奇景摹寫盡致筆筆如畫抑何神似水經

註也後學
鄭致謙

樂性堂記

思曰講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敬
想爲宗門也出門望見諸翁八九峯

樂性堂者吾黨所講論之堂也諸生至鄴山者討德於與
善徵功於三近從容於樂性聿稽其義體之親之亦可以
弗畔矣堂在三近之南面臨旗山背芙蓉峽石林簇立在
於右肱江水環之則三堂一也古之君子以至善爲性仁
智爲度翱翔德林容與於山水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輕千
駟等浮雲其視禹稷與顏子無所軒輊故世之學者造就
雖殊要於知性之可樂而極矣知性之可樂又有以樂之

匡坐絃歌雖中天下定四海不與易也有宋諸儒每對來
彥必問孔顏何樂以是爲聖賢津關惜未有舉樂性以對
者樂性之論發於孟子而其源本出於孔顏孔顏以疏水
曲肱陋巷簞瓢當天下之鐘鼎旂常茅封玉食以是爲學
可以不厭爲誨可以不倦當其未得之有發憤忘食終夜
不寢之憂當其得之有鐘鼓琴瑟不知老至之樂是參差
苻菜所比况而作也使其中無所樂以涉於山水之間巖
幽瀑斯鳥呼獸悲極目斷崖室遠人遐亦捫涕恫心而走
耳何樂之有乎樂根於心而生於色震雷疾霆不以爲怒
嚴霜淒雪不以爲哀知性之所生則知天之所樂素位而

帝王窮冬而茂春此兩者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所爲終始也予老矣不樂爲分外之言然自五十年以來所見諸風雨晦冥無以異於光天霽月以是爲人生第一樂事堂成上下二楹足列五筵庭廊之間足敷十餘几視與善三近二堂其制頗廣外翼室左右各五間以資鼓篋銘曰

學貴知性旣知有性乃見天爵不見天爵雖與之生生亦不樂旣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吾又何求以爲孝子以爲弟弟以爲仁人以爲義士以抱忠信以蹈水火旣出水火如與天帝乘雲上下爲者爲此誨者誨此樂此不已如以天爵禪厥孫子凡是天爵神明

所驚天地鬼神各寶其生生道既足遠無歿法壽於天地
明於日月根心生色如種寶樹復生枝葉以觀萬物仁智
動靜各有恰協靜者爲山動者爲水山者爲仁水者爲智
不厭不倦無一是非根色不茂其心必歿歿徵在心雖爲
公侯不如路人君子見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復歸於性
情黜則誠才竭則明誠明相生以根於心風雨晦冥不移
寸陰譬之霜雪以養勾芽萬物相呼各生其家以爲人見
則有霜雪以爲天見則無霜雪君子養性何所不樂蹈之
舞之鐘之鼓之好樂在中於已取之天爵孔榮千駟爲輕
陋巷簞瓢蔬水曲肱

三近堂記

思曰江東中峽也子時講三近于此甲申五月十三日記之舟中今爲黃子廟

三近堂當鄴山之中其南爲樂性堂諸生之所羣聚也其北爲與善堂先聖賢之所棲也酌其中爲燕居有軒有庭庭有梧桂庭前距江不四五步臨於釣臺臺石鉅細六七架若離若合與湖上下所謂游磬也

思曰一名浮鐘子常與門人賦之

堂後牕四五尺與石屏相直石屏左腕屈爲墨池可二丈許句曲廉窪亦稱研山研山之前爲左翼室曰檀院啓扉闕之與墨池相直其後隆崇駢駢卽所謂靈喜壇也靈喜壇圍可五六十步北層出於神堂之背右有曲磴二十餘

級出小曾臺憑而俯之與鳥爭智矣臨渚之前字曰明瀾
芴曰衡門棲遲河干漣漪諸君所依韻爲詩者也其右翼
室曰橘院紆南結室爲迴廊帶以櫺檻西望江源諸峯蜿
蜒背負山阿小隱芴有乳泉感於石趾掬而爲井燕居餽
簞濯罌之所取也或曰三近何居乎以爲好學力行知恥
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俛仰上下皆經也皆學也
人知夫人之學天不知夫天之學人動靜仁智消息盈虛
是人之學取於山水與月者也山以積小高大以爲好學
騰蹕堅確以爲力行導水而行遇坎而止不宕不淫以爲
知恥水以滙流慕海以爲好學平科決險以爲力行蕩滌

潔清以爲知恥月以資日增輝爲好學三旬考績爲力行
平滿挹虛爲知恥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學人者也天人相
師漸近漸親記曰知遠之近近之則不厭易曰近而不相
得則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貴悅者也悅生於習習近而親
無是三者則谿壑波濤風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則取
譬不遠之近於月也剛毅木訥之近於山也信不諒恭不
足之近於水也因性而起學仁者以爲仁智者以爲智勇
者以爲勇因性所近與天相親假我以學曰得無過焉耳
是吾黨所共有事也三近堂之興於癸未五月十日其開
講之日亦適值張中丞奏凱曹司李來於山中諸友咸集

爲甲申五月十日聖人遠神而近人近人之極或侔於天
天人相際焉可誣也銘曰

嗟古聖人咸達天德天授之智錫以仁勇純粹體精物感
不侵有如日月初無所學則學彼天日行逮天猶恥不及
君子乾乾則學日月以夜繼晷宵坐待旦不學不行譬之
痿人及斃犬馬路傍是委雖行道者皆以爲恥日月學行
不遠於天聖人學行不遠日月君子學行不遠聖人一息
相遠日失月退如斃犬馬望麒麟尾是以古人好學爲貴
好斯樂之樂斯行之學臯得夷學伊得虺學傅得成學曰
得蔽猶曰百里方行九十維有顏回爲力不足其餘去聖

皆遠萬里是以古人維日孜孜如千里馬箠在其背孝弟而外益以文章文章之微乃臻性命衾影微慙如蒙不潔斯民饑溺亦曰絲已是以天人常覺不遠帝德明命日顧而是自非然者則曰遠人物之去人不可言說何況去天安知其量知斯三者乃知吾身與天同德有雙耳目以爲日月有歧有息以爲週度有浹汗背以爲雷雨人之去天視此三者以爲近遠不知三者不知其貫以治天下徒亂而已

與善堂記

思曰神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出門猶望見諸翁

與善堂卽鄴山神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之前
北谿停環合蘇浦水以貢兩峯層巘疊出左右三能張拱
交翼是正申寅次於坤艮長夏日月之所交合也每當長
夏日月出沐晞於首山陽光灑堂作黃金色爛若在鎔爻
照之後峯影入渚東西抵岸江心匹練亘而斷之搖於明
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屏若黝
若青若兄開明而姊長庚其西爲鷓集山峙石如鷓鳴跂
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峯淖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
釣臺也諸生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於
北谿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爲黃龕社

中所祀晦翁租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於神

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東谿荆夫翠渠白

石鶴峯爲九先生思曰安卿北谿陳先生淳直卿勉齋黃

翁高先生登荆夫陳先生真巖翠渠周先生璞白石林先

生魁鶴峯蔡先生烈初從祀有周仲先後移合張汰沃干

山阿爲鄴山二友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下列顏曾

乃以東谿補之

思孟濂谿明道橫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先

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

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墮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尚可百

輩而高引泗濱下稱里閭牽連至於關洛之外夫以是堯

言禹趨者之皆可與攜童冠濯足振衣翺翔風月無所滯

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筵中函僅丈不讌不講外堂題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讌講亦可也西翼室二各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中丞公祖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堂始申講約是亦閱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辨序而庀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十有二皆吉材也自貞屯而外履夬稱屬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其才令居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

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
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未始吾爲陳人亦已
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偃仰今古出入日月偃息
梧竹之陰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謠吟倦而撫枕雖遠謝車
蓋絕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
置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干步張中丞諱肯
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
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維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迸於
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啓疆又黼黻之乃立礎柱

又藻稅之見之者下過之者趨曰是歸然聖賢之居匪敬
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垠君子敬修慎乃永久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粵思古人心源維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成繼伊何曰維
一善爲天志事與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
脆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
與人與於風雨不善與人慝於刀俎善言善色變爲巧佞
性爲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
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爲仁正物爲義繇仁義行
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導便

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焉貴精執焉貴固
耕稼陶漁皆善與人鈞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
歌者豈曰柔轡不違其馬裁之獎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
又睠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
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莠諛詞令色亦維
鬼竇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取之與之
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牖民如取如攜實其
然乎

画天下七松記

凡七章

報國寺後庭二松秀拔干霄各百尺垂樛孫枝及地前庭
二松高僅與檻齊盤偃如蓋長安靈植自西山竇柏而外
無復踰此者

南郊壇二松夔異諸本自複道以東左一株蟠龍出土數
根盤屈偃地丈餘臥而復起右一株亦合理如腰鼓西南
數株束翠可拂亦表異也

南郊壇
在白門

包山毛公壇諸松皆無足觀唯林屋洞前一老突兀靈威
丈人尚依此老以爲生活耳

黃山蒨鬱十日一霽諸老各倚天自傲其最佳者有卷龍
破石各回抱岑嶠攢空直出有自在松身大于根託掌石

上以背支髯如安期之暴煦于南榮也

吳越人買天目松價高于黃山然天目松多高結平頂拱抱乃佳不能如黃山尺寸瓊枝也天目自獅子林前路嶺中諸松最佳餘亦稀少不能數值矣

天台西自瓊臺之東長松數百株自司馬子微時尚有存者平垂偃蓋惜爲道人負薪余所見尚六七株不遜西目

思日西目蓋西天目也

也

天台東出螺谿一壑縈迴至丁家莊古松十餘株遂極諸致往來觀者無復停日自是長江不憚惠風亦爲華顛吐其靈耀也

回釣臺八松記凡六章

思曰子以論揚陳放謫歸與門人復入大滌講業三洞之間歲暮矣念石養甚一日將還山門人送至嚴灘分手雙臺之下回松別諸生

釣臺多冬青雜木縣厓開磴僅存八松盤舒其間如淮南之有諸公雖體具未宏而儀觀悉備可爲子陵朋侶上不失周黨下不失牛牢之流也戊寅長至後十日漳海黃幼平偕蕭山曹木上禹航何義兆

曹振龍字木上何瑞圖字義兆皆大滌門人義兆獨

守文明書院六年著大滌講堂志

酌別于此因而圖之移布大滌不必于

厓石共載矣

此松于子陵祠之西不百步輒見之錯于縣厓下臨碧澗

四枝下樛中有曲榭如鷓鴣喙

有兩松夾于冬青之掖纖鍼如髮與冬青相亂望之不知其松也

登嶺數折有松半株兩枝斜結如蟠蛟螭西枝下垂側而睇之屈忽支離

又數折望兩臺之闕有松分株形成分字稍上兩株合抱干霄虬枝下垂爲西臺承蹠與翠厓俱裂矣

此松鬱秀中分兩峯從東開徑爲左釣臺從西開徑則右釣臺迨視如垂手而執蒼鶴釣臺之松乃盡于此

大滌書院記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履啓關斯山何生羲兆
左經右鉏綱紀其事會不數年茨暨聿立苞麓旣平環流
旣清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柏藝松
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
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邊氛未忍恣然絕帆胥江
遂復誅筓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時畫江中斷李伯
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于後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
暮近者不能彌月而汗簡所壽踰於鼎鐘當其遭會又何
足談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讟之氣散其木雞前無伯紀

慷慨劍節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于
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着身猶膏膩之着於茗
葉道誼之着心猶寶屑之着于瞳子將爲滌其盛大繼以
玄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
神卻膏梁而尊枯腊諒無濟于誕登未曠于成始也余少
遠勳名長疎尊導繆從時路領日于茲感玄滌之未能班
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會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
比攷二公心身之際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
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于旂常俎豆
繫于兩室尉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

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玄氣廓清宙務役使黃面黽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嘉蹲鴟之倫盈隰被畚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簋缶來證所學雜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噉菜事魔之誅乾餱以愆之刺也羲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于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

壬申歲余游茲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
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卽大滌洞洞九曲上
下正平如鑿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得小逕不
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不十丈丹黃交
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蘊艸間叩
之若磬是將達于棲真矣棲真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匹
之可銜一亭棲真給訝如百間屋詭樓迷廈右鑿石徑隱
現璣樹如鬪鷹鶴可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
諸石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于龍潭望大滌
之口宛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真居然大滌矣書院在

大滌南折而東展乎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
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度閣右稍煩拄杖仰捫湧翠巖
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谿口涉畚叻可揆石室石
室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谿龍蛻踞
于北崖鳳瞑伏于南窈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
九鎖入者別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于以
西揆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真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
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
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
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

卽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啓闢者不在記中

大滌書院後記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瓦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屨嘗歷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烟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鄰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谿谿源發于天柱中際爲金竺坪展坪承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生所共余晤語者也

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
山天自三四百里間捫高撥深杖履所結堂室異棲未有
盛于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奧不及天台靈
幻不及雁岩石嶂谿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
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
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
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父之所未陶
康樂之所不鑿而給衍窅窅若葯房壯于層屋若栖真
之鬼峩歸雲之窳窳互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
撮其所長矣互蓋者卽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互

蓋棲真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闔層樓環聯帝有通竇道
書所謂懸雷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喻舌吞之此三洞
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褰裳燕昭聽而抵掌
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互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
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于人猶雲之觸石堯水所不洗許
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
爲司馬主簿嚮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
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而東臨
闕里未果漁樵道龍聃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
之謝家人文舉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未繇也矣所幾希

者右軍誓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贖之前翩欲採蕨終
始斯志未失遂初儻有一二高朋解纓呈組朝誦孔易之
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華收
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浮之詫瓊
宮吾皆命以僮僕寘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二
百里旣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聿從通經典者
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
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
雞窠憚此鵠舉乎嗟乎升沈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宋
室丹黃之殿錢武金碧之宮旣如此矣謝王視之大濃許

郭視之大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翻
集于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
朱故余之于此山亦猶此山之于九華匡阜台岩黃白也
非獨余然余友之託于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
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羲兆誌中而是日
同游諸彥爲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生汪爾陶吳江錢仲
雍雲間陳臥子仁和朱士美蕭山曹木上與羲兆遊爲主
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崇禎壬午余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

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襄
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一泛湖湘抵夜
郎撰二酉親石笈或畱或伏漫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
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
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
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
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義兆持酒炙
灑地跪讀祝辭達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
陟君山訪懷沙之渚撰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寧當
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佛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十日

廿五日與錢公非孟長民入禹航儼青山船入九鎖谿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篠蔭鬱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鶩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沉澁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抵悟然而元晦醇邃矣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摸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循墻可至堂堂高者不造頂無歸溪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皆陳子龍臥子爲

紹興府推官陸自巖魯瞻爲湖州府太守余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別去所遺惠自茶笋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公非對榻時一隱几臥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淘礫欲嚙人趾惟姚有僕宋康流邵先之姚象懸張睿袁翁呂宗唐旣白王天岳再觀互蓋一瞰棲真白日秉炬窺奧窾而反余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棲真覓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殘崖之上于時冬日銜山圭岑四暎暮藹未

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雷平循崖際巔列石
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兆命鋤啓闢結亭其上下買竹
阜作六壁小菴穿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立蓋之臂今垂
五載未踐厥語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茨暨又何暇從白門
滯酉適有樵子從棲真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
雲爲棲真後戶去棲真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蹴至子
嗒然而思世寧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
顛游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豐然而前
與趙浴咸吳季安郭彥深朱士美孟長民肩膝相嚙也至
則窈然撰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筵前

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復可步崖址
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谿銀犬不可更真乎抑天
下真者原不勝誤也逸少有言所之旣倦情隨事遷則感
慨係之矣茲山幽勝視西泠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
獨以真樸自完遇時無赫赫之觀去後恒思之子之思此
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灰白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
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谿之價而
委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之嚮遂
從白下過長沙列俎酉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刊誤推真
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谿欲營溢江結廬其下旣復不

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
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着
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
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
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些賈楊以
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
吾之于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忞非
不去而忞非以微疴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爲
陳臥子壬午有錢忞非又爲別山之辭曰爲鳳遊梧爲蛇
擇沮誰當集苑不如烏鳥東則有泰山峨峨西則有蒼龍

青柯北則有繁峙雁門中則有灑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
孔悲旅鳥焚巢芝蕨罔遺天愁彼老尚有衡嶽似樗全年
如葵衛足相爾龍嵒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
陵遲汗于盜寇唯此一峰瞻前忽後以是一峰匹彼衡嶽
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兇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
宛委之書空藏其坳岫巉之碑空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
一氣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名彼
九巫諧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室遠勿使人遐
勿以毒谿浸我桃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爲它山參差七洞
九峯咸皆見之

游宛委山記

一作游陽明洞記

禹陵竣事遂過鎮山訪陽明洞楊徐二大令各以籃輿至宛委之麓夾道古松拏雲騰虬山川坳三四株及南鎮廟陰四五株翔舞俯仰繁簡相亞皆天水時物見之殊憶長安報國寺松也將至石室樹徑黝澗竹房宵曲緣磴上可數百步至天瓦菴奇石間出與軒檻匹稍上微徑見巨石垂覆嵌空直出下盤砥平可坐數筵南夾圭竇卽走香爐峰路也西望前壑集于鳥啄巡其四傍未有別洞過此則巉巖嵯峨當度鐵橋以抵爐頂蓋宛委之陰皆稱陽明洞猶羅浮四百峯皆稱朱明洞耳圖經所稱鷲鼻石蓋指是

山坐石屋中量其函蓋皆屢广俗以驚鼻呼之又呼以天
瓦不如直呼陽明洞可破諸雲霧矣偕諸子坐洞中良久
倪瓚汝攜麈子至又縱目移時乃從下磴捫雲崖及蓮花
石而歸其歸徑蒼巒嵌嵌流湍間瀉幽異倍于來時若從
此道直上洞陰猶緣胡而料驪口由逆揆奇先得寶珠矣
歸次舟中與諸子捨車歷阡小憩潘生菴不及談諸經義
明晨遂發吼山之棹云

游吼山記

吼山與曹山相表裏一體離合中爲通川一作舟蓋無餘之
喬作小開闢靈蹠旣安神禹所不惡也吼山中鑿三窪曲

竇勾連可通數舟銜尾羊喬如呼金魚走盆石罅中陶家

諸曲榭

榭一作樹

幽廠隈魁臨俯其上致足樂也東過小渚鑿

山可二十仞穹梁下垂前俯碧潭小菴間之穹梁之下可容三四筵俗呼爲乾洞蓋與西洞別其燥濕以爲魯衛云陶石簣諸兄弟常讀書其中故因以爲號憶余江東離郡亦可三十里亦郡人鑿穴之處石氣■鬆脆與沙土雜古錫所離不能成梁只得擘爲諸峰大小削成可十餘隊如金狄南遯欲渡橫水相顧笑語可畏也自曹北出亦三四峰斧擘燦然如擎荷葯每想王屋華岳削壁嵌空當由帝王所都取材者衆久迷其源遂相驚怪以爲盤古腸胃渾

沌無省則是蚩尤之刀鈍于禹錘也常至秦觀絕巔視其
懸磨鑿痕炯然下如峯山疊拆架陵悉皆人力所就譬之
讀書習久若性其資有靈頑而工力因之髮白須蒼不復
記其前路也易讚坤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似爲平
成田疇川渚自通者若城郭原隰舟車所因無處不因人
力將樂玉華洞窅深十餘里百物具備以配金華金華洞
口極隘臥而進之乃睹寬亢凡三五處似皆古人取金玉
土之處特其工傭巧拙殊等龍鬼神或捨或護則湮傳
異道寶莽垂觀矣前自壬申築小室于餘杭山中卽宋所
謂洞霄也其右爲大滌玄蓋洞內兩崖雖渾滑五色捫如

琉璃而上頂砥平猶今人承塵削痕若新又西上栖真歸
雲二洞高深兩麗栖真亢閭至十數丈左右穿樓非足所
躋歸雲累梯下臨無底玉乳垂牙礙眉妨髻游者覽察或
云雷神之廢官山精之隱宅既而旁觀取土之人造白粉
者累累陶穴則亦爲啞然發笑而已謝安石五十始仕行
徑山道中喟然興歎一作曰從此去伯夷何遠又云臨安
以西多金堂玉室仙人所棲王逸少七十餘捨宅盤桓山
陰之間猶思汝嶺峨嶸欲問嚴君平楊子雲之宅然其大
旨欲樹桑種果釣鯉弋鴻教子姓希萬石之風而已二老
爲三代而下第一高人流離間關偷此樂土興言屬詠寤

寐難忘予既老營巢臨安之西自禹航上下臨安所游屐齒
倍之今又東窮宛委得與諸友尋逸少之舊居攬五度之
遺躡王氏亦云當以樂歿寧當然乎王謝當時諸將帥皆
士大夫暫栖江左不忘中原其橫槊鳴鏑之風英偉可見
然且下畏清論欲爲上流如桓征西見長史談第一流
人將盡常爲失色今見分別流品輒以肉塞其口甚者拔
舌今日游覽猶是聲無哀樂耳此太黃巖樂清有雁宕玉
璫諸山是康樂之所游息彼時鑿道爲郡縣所驚今觀其
遺斧唯石和尚旁一庵耳令與同游吼山更觀吾江東諸
翁當令懼然自失也

銅山石室記

銅城之西爲石室山是宗龍之經首東赴如鵬左舒右昂
其上有安石五盤開玉三函壁立南向下俯十仞雖井泉
未迴洞壑簡鮮亦靈宰所直宿真人之游邸也十仞之下
舊環諸刹鐘磬餘鏗浮于木末左製製一作裂石竇飛泉下滴
夏冬不枯捫竇而上穿雲劈根約三五休出于山室之巔
是雖十仞具千仞之勢矣予自蚤歲日陟茲山月出東望
滉漾兩海海中塔峰正當架上柱海與城如圭擁壁心繫
而樂之願以其下當官舍前臨城中亦陟步無可營建者
而是盤函之間以南向城外勝游駢集歸然獨名自予覩

記廿年之內者蘇祖礫皆侵墨光當道鉅人之表詠罪乎其足述也圯墜以來復三五年風雨之所侵頽鳥雀之所躑躅瘖寐真靈者徘徊顧瞻負擔而反是亦可以復起矣夫隱顯地也廢興時也本天而無競于人者道也地與時關人與天游或伏或起卽真宰猶不及知而子與衆人又何私焉子行屐履未半天下然觀天竺虎丘錫山鄒嶧之間叢土拳石丹鉛畢備其近人也篤則其時舉也益至彼所謂追琢之民也吾幸在遠海反樸削觚而勢有所不可則質文互起夫亦其時焉已矣此地南適又數百武有石闕廻廊是爲太室之山太室西南二里許有鮫屋寒泉石

城碧嶂盤于絕巔之上是爲龍潭龍潭巉巖不及二室然
其洞壑紆迴視二室則又幽遠矣

講堂質約

洪思日時尚饗齋崇飲爲甚艱山梁山每會皆守
八益之約酒十二行講監東誦抑之七章講史西
誦寶筵之五章磬一聲告
終筵漳上風俗爲之稍變

先正諸賢敦尚樸素居嘗服用所最節省者飲食爲先謝
安石每游玩之處供奉嘗至百金陸祖言溪爲不然一日
造陸所陸了不設具茶果數色而已兄子倂乃私爲添饌
數品謝歸祖言呼倂密與杖曰爾不能世修令德乃倂人
侈靡以忝門風乎司馬君實在雒中與范景仁同至伏牛
寺景仁以小榼將茶君實但用紙囊之謂范公曰景仁今
日乃大有茶具景仁默然捨榼于寺而去君實晚居獨樂

園又構一室與諸士講論諸士觀其餐供不過一蔬時有客至乃具兩盃對酌數杯而罷卽世所傳真率會非徒惜費且以養福者也朱元晦在建陽時以不設雞黍爲惡客所糾王半山食前只盡近箸者世俗疑其不情然樂彥輔魚羹茅季偉雞饌皆不餉客當世未嘗譏之魯參政席前亦只盡一味天下不以爲矯方今物力漸稀公私俱絀儉歲有輟牲之文嬴國有致敵之義吾輩旣不能折箸運籌投醪飲土日食糲食良有媿色又盤核過十餘噐嘗矜天物以饜養饜是不可以已乎李伯紀趙元鎮名德在天下但以食前方丈損其令名寇萊公亦以服御汰侈爲朱崖

藉口今約講堂嘗會及諸友家中肅客之數皆殺不過八
色酒不過十二行有踰此數必變色不御